



陳繁昌教授，香港科技大學校長。出身筲箕灣阿公岩，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，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。留美四十年，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教授、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、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，對教育、科技發展、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。

近

日，電召汽車應用程式Uber引起社會各界熱議，大家普遍着眼於法例與風險問題，香港社會雖然開放，但對於這種非傳統的新興行業所帶來的衝擊，顯然仍是有點卻步。我反而有不同的想法，為何香港沒有創立一些像Uber般能夠引入競爭的自家創新概念？這亦令我想起美國《紐約時報》在六月刊登一篇題為《A Fearless Culture Fuels US Tech Giants》的文章。作者James Stewart畢業於哈佛法律學院，曾獲普立茲獎，並在《紐約時報》的專欄剖析企業、金融和政治等議題，見解獨到精闢。

文章主要比較美國和歐洲的科技前景，一開始指出美國的科技巨擘如蘋果、谷歌、微軟，甚至亞馬遜都飽受反競爭法訴訟困擾，反觀整個歐洲，竟沒有一家科技企業值得美國法律界一提。作者更直指，全球十大科技公司沒有一間是來自歐洲，論科技發展歷史進程、高教育水平人才以至經濟實力，歐洲本可以與美國一較高下。十九世紀，歐洲工業革命帶動科技躍進，蒸氣發電、光學技術、印刷術等，大大改善人類生活。文中提到，九十年代出現的互聯網和近年盛行的Skype和MP3音樂數碼化技術亦是由歐洲人發明，只是這些技術往往給美國的企業收購、整合、改良，並在市場大行其道，造就一批雄霸世界的科技企業。

作者試圖分析並提出幾個觀點，值得我們思考。他認為歐洲要創新面對兩大挑戰：首先，深厚的歷史令社會極其制度化，因循守舊，正是創新的大敵。但他指出更大的原因是社會文化差異，正如文章的標題，他以「無懼(Fearless)」形容美國矽谷文化，矽谷人奉行「要失敗得夠快、夠多(Fail fast, fail often)」的

無懼的文化

精神，聽起來可能有點違反常理，但對這班創業者而言，失敗乃是家常便飯。當地的初創公司絕不會抱往「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」的心態，相反，在跌跌碰碰中找出創新之路，無畏無懼，並以此為榮。歐洲人卻普遍標籤這批屢敗屢戰的人為失敗者，例如企業破產會被視作羞恥，甚至有人因破產經不起打擊而自殺。

這種一成不變的文化亦貫徹在生活細節上，例如員工不會動輒辭職跳槽，甚至自組公司闖天下，歐洲的大學亦相對傳統，學生按時入學、按時畢業，從不會像美國的大學生中途停學，嘗試創業，失敗了再返回校園。Uber在美國大行其道，倫敦卻普遍認為傳統的黑色的士是不能取代，因為這是城市的象徵。這種穩定勝於一切的文化，固然有其好處，但對於創意創新是最大的障礙。

綜觀全文，並沒有提到亞洲，但是我在香港長大，旅居美國四十年，再回到自己長大的地方工作了六年，對文化室礙創意的體會殊深。其實，普遍亞洲國家，甚至如香港、新加坡等國際化城市都較為着重傳統，傳統文化的珍貴不容置疑，值得世代承傳。然而，文化是活的，在現今資訊膨脹、科技發達的世代，求新求變、擁抱變化亦已成為文化的一部分。今天社會鼓勵創新，正如我一直提到，這不只限於科技創新，更重要是釋放創意、無懼失敗，才能造就創新人才，鞏固創新文化。美國與歐洲的社會文化各異，在創新科技發展的道路也不同，香港也可以從中得到啟示。

